



黄天霸传奇

福庚 / 改写



文匯出版社



黄天霸传奇

福庚 / 改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天霸传奇 / 福庚改写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8.4

ISBN 978 - 7 - 5496 - 2449 - 2

I. ①黄… II. ①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8610 号

黄天霸传奇

改 写 / 福 庚

责任编辑 / 徐曙蕾

封面装帧 / 张 晋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370 千字

印 张 / 24.5

ISBN 978 - 7 - 5496 - 2449 - 2

定 价 / 48.00 元

本书参照先父著名扬州评话艺人樊紫章先生
所说扬州评话《施公案》记录稿重新构思改写而成，
以慰先父在天之灵。

上部 飞镖黄天霸

第一章

- 一 姻缘播 惹祸水 / 3
- 二 夜探练功房 / 23
- 三 二打铁佛寺 / 38
- 四 最后一次庆功酒 / 52

第二章

- 五 施公收服黄天霸 / 65
- 六 办大案天霸立功 / 78
- 七 劫法场失败,李佩反教 / 96
- 八 断命案,施公身陷敌手 / 104
- 九 黄天霸血洗恶虎村 / 115

第三章

- 十 南京码头遇刺,捉拿费得功 / 132
- 十一 灵堂受辱,黄天霸断指 / 146
- 十二 贺天宝暴毙,官兵进军落马湖 / 158
- 十三 天霸中毒,李坤暗访万君兆 / 160
- 十四 进德皆定计破敌,叶道士大摆瘟蝗阵 / 172
- 十五 偷换宝雕旗,羞走叶守静 / 184
- 十六 攻陷落马湖,陈九断臂被救 / 194
- 十七 进京领赏,气走万君兆与张桂凤 / 200

下部 黄天霸之死

第四章

- 十八 御马案牵涉黄天霸 / 211
- 十九 奉旨捉拿窦尔敦 / 216
- 二十 高牌酒庄龙争虎斗 / 224
- 二十一 沙滩比武、定计盗双钩 / 234
- 二十二 窦大敦替死,黄天霸三访“水月观” / 250
- 二十三 李、张寻访万君兆 / 266
- 二十四 “半吊子”的奇遇 / 283

第五章

- 二十五 白云寻找黄天霸 / 290
- 二十六 白云盗印,黄天霸求助施公 / 295
- 二十七 白云死而复生 / 305
- 二十八 白莲教造反,施、黄再出兵 / 312
- 二十九 黄天霸遇刺,白云再现身 / 323
- 三十 李坤奋力救仁杰,施公大军包围白莽山 / 330
- 三十一 白云得宝笛,终破弥勒阵 / 344
- 三十二 进德皆功成身退,施公病倒 / 353

第六章

- 三十三 惩贪官,施公得民心 / 362
- 三十四 施公智解陈九之谜 / 370
- 三十五 施公大破白莽山,英雄筹建新镖局 / 379



上部
飞镖黄天霸



第一章

一 姻缘播 惹祸水



浩渺长江，夹带着千年泥沙、万代沉积物，日夜奔流。在她身边，出了多少历史人物？伟人，凡人，大人，小人……有的伟人不伟，凡人不凡，大人不大，小人不小；当代英雄后人咒，江洋大盗黎民尊……历史其实是面镜子，让现代人照看比较呢。

康熙年间，清王朝在中原刚站住脚，走向长治久安的鼎盛时期，江湖上反官府的绿林好汉仍是层出不穷。有的打着“反清复明”口号，有的只是劫富济贫、惩治贪官污吏，有的完全是无恶不作的歹徒，真是泥沙俱下，良莠不齐。一个春天的早晨，长江两岸垂柳被风吹绿，像姑娘的秀发随风飘舞。评话先生一拍惊堂木，念道：“如今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……”可惜这位先生没到金山附近的擂台前看热闹，要不准吓得他屁滚尿流，时辰八字忘得干干净净！

这是座姻缘播，用不着拼个你死我活。当地有位张姓豪富，老爷子名叫张德

镖，武艺超群，外号人称“穿山甲”，早年开镖行赚了些钱，后来做生意又一帆风顺，家道竟撑起了几千万两银子。可是年迈无子，只生两个女儿，老大叫张桂兰，老二叫张桂凤，是一对孪生姊妹，二人出世只差十秒钟，可相貌不同，性格迥异，都出落得如花似玉。姊妹俩今年十六岁。有多少人前来做媒，全被老爷子回绝了。是他想让她俩晚婚么？不是的，那个年头，女儿家十六岁还嫁不出去，就算是老姑娘，没脸见人了。那又是为什么呢？他想挑选。怎么个挑法？张德镖想了个怪主意——摆擂台，招揽各路英雄好汉，比武择婿。

桌面大的告示贴满镇江城，谁上台打姑娘一拳，得一只银元宝，踢姑娘一脚，赏一只金元宝，将姑娘撂倒在地，即可入赘招亲。告示还指明有几种人不打，一是和尚道士不打——姑娘还没有看破红尘，不打算出家修心；二是女人不打——老爷子大概不想让女儿搞同性恋；三是十六岁以下、三十五岁以上的不打；四是五官残缺或有其他残疾的人不打——这就未免条条框框太多了。不过镇江是水陆交通码头，从隋唐时漕运兴起，这座城市便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要道。所以它历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唐以来朝廷均置镇海军，宋初改名镇江军，这便是镇江名字的由来。在这块地方打擂台，还不格外引人注目么？张老爷子算是找了个好场所。告示一出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有多少自认符合条件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——谁不想当张家女婿，人财两得呢？就是弄只金元宝、银元宝也挺美呀！因而近日来练武的越来越多，到处有人蹦蹦跳跳，挥拳踢腿。

这当口天色不早，太阳从长江里打了个滚，水淋淋湿漉漉地跳上半天空，擂台前广场上人山人海，一派嬉笑喧闹欢乐景象。

老百姓哪里知晓，这热闹的背后却暗藏着杀机。江都县令施仕伦带领陈九等十名捕快，全数便衣正混杂在人群当中准备办案；镇江县令同样带领十名捕快，身着便衣，和江都县人一左一右，互相呼应。他们是在等待捉拿一名江洋大盗。这名大盗姓甚名谁？长啥模样？一概不知。此贼近来在扬州、镇江作案多起，全都是半夜奸杀高楼小姐，走时留下一枝纸扎的桃花，所以官方暂且称他为“一枝桃”。

当张老爷子向镇江县令张正荣申请时，这位县令说起来和他还有点亲戚关系，但怕惹出祸端，开始不敢答应，幸好施县令正在张县令处做客，商议如何捉拿

“一枝桃”的难题，他仔细端详了两姊妹的画像，不由一拍大腿道：“好极好极。这正是诱捕‘一枝桃’的良机，贵县何不爽快地答应下来？”

张县令疑惑地道：“施大人认为‘一枝桃’会来打擂？”

施县令点头道：“有这样两位美女守擂，‘一枝桃’这个淫贼能不来吗？”

张正荣看看施仕伦。这位江都县令虽然其貌不扬，却足智多谋，而且是正红旗满人，父亲在朝官拜镇海侯，后台很硬，人们尊称他为“施公”。有他拍板，自己这个汉人县令还怕什么呢？如此这般，姻缘擂便顺利开张了。

擂台坐北朝南，像把打开的扇面子，并不高，顶多八尺。何以不搭高呢？擂台和戏台不一样，乡里草台班子唱戏，台越高越好，起码三丈六，远处人看得见，大花脸在台上一声吼，顺风能传三里路。擂台一高打的人就少了，因为会几套毛拳的，十个里边难得有个把两个能跳高。你跳不上去，总不好意思叫人家搬梯子吧？再道如果打不赢，三十六着走为上着，怎么往下跳呢？这样一来很多人就不上台了。所以擂台不在高，在于结实。这姻缘擂还装饰得顶像样子，四周围挂了一圈五彩球，后台进出口是大红绸缎绣花门帘。台两边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有缘千里来相会；下联是：无能到此莫上台。中间一块软匾，写着四个金字：“强求不得”。又要拳又要缘，真有点麻烦哩！

门帘一掀，啪！跳出一位老人，周身玄色武装，配上白发银须，很有点气派。门帘后边还躲着两位千金，前边张桂兰，一身大红绣花武装；后跟张桂凤，上下一色碧绿。她俩本该随老父亲一起跳上台去，可是桂兰在老爷子掀门帘当口，一看台下那么多人，便羞得止住了脚步。对这次打擂找丈夫，姑娘本不愿意——太难为情啦！被人家撂倒，还得做他老婆……可是父命难违。在那个年代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何况老父亲早年丧妻，没有再娶，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们拉扯大，怎能让他有一丝不高兴呢？咬咬牙，就应了吧。可一见擂台下那么多人看热闹，心里又霍霍跳了。桂凤在身后直捣她——姐姐，出去嘛！她可不怕难为情。是皮厚？非也。姑娘虽比姐姐小了十秒钟，却完全像个小孩子，她觉得人多好玩得紧。至于会不会给人家打倒，打倒以后嫁给他怎么办，她根本不考虑。有谁能撂倒我桂凤姑娘？哼！这样的人怕还没有出世呢！真是麻天木地。

桂兰经不住她在后边捣，只得“啪”跳出去。早已羞得满脸通红，配上这身武装，简直艳若桃花——红到一块去了。

桂凤紧跟着跳出，面带微笑。这笑既天真无邪，又有点洋洋自得，还略含几分讥讽味——笑得复杂笑得高级。台下顿时哄了起来。

“好啊！”

“简直像白娘娘、小青转世。跟看戏一样。”

“不是白娘娘，是红娘子。”

“瞧她长得多富态。衣裳绷得紧吞吞，睡上去一定弹性十足。”

“穿绿的丫头也不坏，小巧玲珑，像块翡翠，手捏重点怕要捏碎。哪位爷们有福气享受啊！”

这时张老爷子向台下拱拱手，大声言道：“南北英雄、东西好汉，地方诸位老伯老叔、各位爷们请了！小老祖籍安东人氏，移民镇江东门外离城五十里，地名叫张家庄，小老姓张名德镖，膝下二女，在家学了几套毛拳，望诸位不可耻笑。今天摆此擂台，实在是无可奈何，因为小女终身未曾许配人家，并不是想压哪位拳师爷的面子。上台打擂的规矩，早有布告张贴，我不必再啰嗦，待我们行了大礼，即请各位英雄登台领教。”

老爷子说话时已有几个手下点上了香烛，中间供着“月下老人”，两边耳台上两张条台，一边放满了金元宝，一边放的是银元宝。老爷子说完话，和两个女儿回身恭恭敬敬给月下老人磕了三个头。手下人顿时点炮奏乐，一阵吹打，几十挂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放得烟雾腾腾。

张德镖朝台里一张圈椅上坐定，二姑娘桂凤立即蹦至台口，行了个端端正正的礼，随即宣布打擂开始和今天怎么个打法。这原该姐姐说的，桂兰却说不出口，只得由妹子代劳了。你听听这声音，简直跟银铃一般，又像是镇江的土特产——蛤蟆酥，嘎嘣儿脆。

“小女张桂凤和姐姐桂兰在此摆擂台，还望各位拳师爷多多包涵。今天头一天，我和姐姐各打三位拳师，明天正式开擂，从辰时直打到申时。现在请姐姐先上。”

这丫头一手叉腰，一手挥来挥去，言语谦虚，神态中却含着一股傲气，完全像

位老练的演说家。她说完又行了个礼，向姐姐一摆手，便轻巧地退到台下坐下。

张桂兰不得不出场了。姑娘佩服妹子这当口说话还那么有板有眼关门落栅，自己心里却像一团乱麻，又似这滚滚长江，波涛层叠。上来打擂的都是些什么人？谁将成为自己未来的终身依靠？他有武功却没有人品该怎么办呢？何况还得提防有个叫“一枝桃”的淫贼前来打擂，需配合官府将其擒获……姑娘翻掉英雄髻，向下一抱拳——不如打几套拳定定神，遮盖遮盖凌乱的心绪。她走至台中央，霍地摆开架势，便伸拳踢腿。内行人一看便知是少林正宗，刚中寓柔，动如风，站如钟，重若泰山，轻似鸿毛。

台下响起了一片叫好声。这时东北角上却有个南京人不服气了：“这黄毛丫头也想摆威风！她晓得镇江人爱吃豆腐，吃豆腐长大的人没力气，不敢跟她较量。她如果到我们南京夫子庙摆这个擂台，哼哼！不要别人打了，就是我兄弟这套拳法，手一抬，管叫她滚地龙！”

南京小伙只顾随嘴热说，可气坏了镇江本地人——

“老哥！”

“兄弟！”

“这个南京佬混账！把我们骂绝了，让我上去揍他。”

“我看不必。不如架他一下子，把他架上台，让张家姑娘收拾这把贱骨头。”

“用得！”

于是你传我，我传他，一下哄起来了：“台上听着，有位南京英雄打擂来啰！”

张老爷子在台上听见，吓了一跳——怎么头一天打擂台，就惊动了南京朋友？他不由轻轻咳嗽一声，道：“女儿，你要小心。”

桂兰应声：“是。”收住拳脚往下瞧。

不瞧也罢，一瞧把人牙都笑掉了。但见来人三十光景，头发胡子老长，猛一看以为过了四十，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倒是乌黑油亮，相比之下，那件绸袍子像在油锅里余过、灰堆里滚过。他手上捧了个木盘，一边摆着块砚台、黑墨、秃笔头子，一边是二十几个纸阁卷子——原来是位测字先生。他今天本是来骗几个钱的，姑娘一上台，大家都只顾着朝上望，谁也不想测字，这位南京先生便骂开了。想不到被骂上了台。

上台就上台！反正跑江湖学过些拳脚，拿手戏是地趟腿，专打姑娘下三路，万一小丫头大意失荆州，嘿嘿！……先生把小辫子往瓜皮帽里一扎，绸袍子向前后裤腰里一塞，木盘交给人家代管，便大踏步来到了台口，边跑边自己壮自己的胆：“大家让开，小心拳风把你们撂倒了，莫见怪啊！”

姑娘气得杏眼圆睁，喝道：“滚你的，这叫花子相，不打！”

测字先生毫不示弱：“常言道，灵菩萨不在金装，真将军不在戎装。你家这个擂台比的是拳脚，我王大胆也不是到你家招亲，要梳妆打扮。”

“那你上台做什么？”

“让你长长见识，顺便弄锭金元宝。”

张德镖在边上听见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叫女儿让他上来，今儿是头一天，又是头一个，要图吉利，无论什么人都得打。

我晓得上来，娘的，把个梯子放下来啦。你不会往上跳？我们当初学的是拳脚防身，不想到人家作案，没有学跳高。看，全是他的理！梯子放下来了，上啦。你倒比我急？你急你先上么。俗话说，心慌吃不得六大碗，跑马看不得《三国志》……

王大胆蹬蹬蹬，终于爬上去了。台下群众这会儿全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由一阵大笑。南京人被笑得火冒三丈，喊声：“照打！”就是一个黑虎偷心。

桂兰一看，不好，瞧不起他死相，出手倒快。马上一个偏让。王大胆跟着来了个扫堂腿。姑娘“啪”一下跳开。王大胆暗道：“晦气，金元宝跳掉了。”原来他出拳是假，踢腿是真，黑虎偷心是虚，扫堂腿是实，急转一百八十度，是他练了好几年的拿手一招，想不到居然连姑娘的半点衣裳角也没扫着，王大胆顿时又急又慌，便立即拳打脚踢，像拼命一般打了起来。姑娘不紧不慢，闪躲偏让，潇洒自如，直打得南京人气喘如牛，开始还一边打一边嘴里叽里咕噜，念着招式的名字，后来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桂凤姑娘看得不耐烦起来。凭这德行还让他在台上拖延时间么？叫道：“姐姐请歇息，我跟他玩下子。”一个垫步跳到南京人面前，乘他一脚飞来，左手一抬，托住他的脚后跟，右手一按脚面，道声：“去吧！”

“唵隆通！”南京人应声像一袋沙包似的被攒到了台下，摔个半死。照说擂台并不高，姑娘只用了二分力，怎么会摔个半死呢？全怪他嘴臭，不得人缘。要是

台下观众帮忙，一人出条膀子将他托一托，也不会吃这么大苦。可人们见他下来，不仅不托，反而“哗”一起散开了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王大胆跌得人事不省。

有人担心：“怕是说大话把命倒送掉啰。”

“待我摸下他鼻子，看看有没有风。”

王大胆忽地睁开了眼睛。

“你没死哇？”

王大胆道：“你还想戴孝帽子么？我是不高兴拿金元宝，自己跳下来的。在八仙拳中有一招，叫‘何仙姑软睡象牙床’。”

“先生，你这牛皮真吹到天上去了。”

“吹牛皮？哼！今天这个擂台，恐怕也只有我王大胆敢上去耍几下子。特别是那二丫头，不要看她长得小节节，人小力气大，心狠手辣。亏得我有内功，跌下来不要紧，你们诸位莫见气，上台同她交手不到一分钟，准给她攒得七零八碎！不相信试试，哪位能跟她过十招，我马上脱下裤子给你们打屁股。”

人们笑他太无自知之明，丢丑不拣好日期，旁边却激怒了一位过路英雄。谁呀？此人姓李名坤字公然，江湖人称“神弹子”；还有个浑名，不大好听，有人喊他“半吊子”，杭州人叫“半儿不接”——就是做事不到家，常常让人哭笑不得。他其实是个周正人，从小父母双亡，为得胜镖局的总镖头李玉收养，成了他的二徒弟，跟半子差不多。今天押解一批镖车路过镇江，休息一天，逛逛金山，看到这姻缘擂，李二大爷原来并不想打，因为他对讨老婆不感兴趣，喜欢独来独往，自由自在；可经不住南京人测字先生的胡大热说，打从股拐子里来气——照你这么讲，这世上没人能胜张家姑娘了？我就上去露两手显显本领，好让一班老百姓打南京人屁股。说上就上。人群拥挤，怎么个上法呢？一个垫步够不着，请大家让开么？不必费这个事，半吊子有半吊子的办法——得罪了，且把人头当脚搭子，从人的头顶上过去。李二大爷翻掉英雄盔，往小镖师身上一丢，立即跳上一个人头，跟着“啪啪啪”一口气从众人的头顶心跳上了擂台。

这班老百姓吓坏啦。啊噫喂！头皮踩碎啰。老哥，怎么不大疼呢？是啊，软稠稠的，像给棉花包碰了下子。输赢被人家跨了下马头，今年要晦气到头了！……说归说，眼看着这个半吊子从人头上轻而易举地蹿上擂台，不由个个喊

好，就凭这上擂台功夫，便把南京人压趴了。王大胆却不服气：这个人看来学的是三十六着溜为上着的轻功，你们再瞧，打拳准没四两力气。大家说好，看你嘴硬，你不要溜，我们准备轮着打屁股呢。

李坤这当口已在擂台上站定。张桂凤把他一望，不由暗暗叫好。但见来人二十开外年纪，身高八尺，黑黝黝脸膛，两道泰山眉，一双豹子眼，大鼻梁，阔口。头上玄缎包脑，打一个紫绒结，翘在眉心；上身玄缎短袄，下面玄缎兜裆马裤，薄底深帮抓地虎皮靴，巴掌宽皮挺带束紧腰间。皮口袋内装有若干大大小小的铁弹子，有一张弹弓插在肋下。此人相貌并不好看，可十分威武。二姑娘心里赞赏，嘴上却不歇低，朗声问道：“请教拳师尊姓大名，府上何地？姑老太不打无名鼠辈。”

李坤把她望望——丫头片子好大口气！可在我面前，你算钉头碰着铁头了。他洒笑道：“在下家住泰山隔壁峨眉山，姓山名山弟兄三。”

二姑娘听得咬住牙齿不好意思笑——我倒没见过这么个角儿，在山里绕来绕去绕不出来了。“好吧，山英雄，姑老太问你，是我先打你，还是你先打我？”

“当然我先打你。打擂打擂，总要我来打啦。等我打累了，才轮得着你。”

“能等你打累么？”姑娘撇了撇嘴，立即双手叉腰，挺胸而立，“亮招吧。”竟一点防备也没有。

李坤想，这丫头太狂，得使点绝招让台上台下见识见识。意到气到手脚到，只见李二大爷忽地左脚朝前，右脚在后，身子往下一矮，喝了声：“着！”认定姑娘肚子上便是一冲拳。可劲道不大，轻飘飘的，好像是闹着玩儿一般。

南京人的大话又来啦：“你们看你们看。我说吧！这一拳是跟我学的，叫黑虎偷心。可是首先方位就不准，打到肚子上去了。其次二两力气也没得，恭维他顶多一两五钱，替我拎草鞋也不要！”

这些老百姓一望，坏了，屁股打不成啦。其实他们大都是外行。桂凤姑娘一望却晓得不好，来人是位高手。何以见得？出手劲不大，却稳而又准，对方能招架，“扑！”马上膀条子就收回头，如果对方来不及，膀条子一硬，内力便到了拳头上，一下打中你，攒倒了叫你爬不起来。王大胆在江湖上学了点三脚猫，出拳劲道不小，用的是死劲，有出劲没有回劲，怎能同李二大爷比呢？

桂风也就来得快，马上收拢身子，左手护胸，右手三个指头猛地伸向李坤的拳头，对准脉门一把刁。这丫头手条子是辣——只要对方的脉门被她刁住，左手跟着便托向他的膀弯子，一刁一托，再粗的膀子也要“咔嚓”两断。

李坤望她好笑——小姑娘麻木，你把我当那个走江湖的测字先生么？半吊子今天如果为你刁住脉门，就不成其为半吊子了。他七寸一软，嗨，右膀收回，左臂一拱，连肩带臂便向姑娘腰间撞去。这有个名堂，叫老和尚撞钟，撞着了姑娘的五脏六腑马上要大调动。二丫头一下偏让开来，乘势向他左肩上一掌，叫顺水推舟。要是给她推着了，也要让你跌掉几颗门牙。可是奇怪，姑娘抬起手掌，竟愣住了，明明一个八尺大汉撞过来的，怎么一下没了踪影？敢情他已绕到了自己背后？桂风随时一个急转身，果然，李坤站在她对面嘻嘻笑呢。姑娘脸一红，道：“再来呀！”

李坤连连摇手，道：“不来啦，二姑老太。你已经输了，快拿锭金元宝给我去喝两盅吧。”

桂风心里憋气——谁输啦？看你相貌堂堂，怎么像南京人那样耍赖？我哪儿输啦？姑老太才不会输呢！

李坤道：“我们姓山的从来是实打实，不像王大胆嘴打锣舌打鼓。不过也不能怪你，你有前眼没有后眼，你家父亲和姐姐看得清楚明白，请他们评评理吧。”

张德镖赶紧请人捧出金元宝来。桂兰忙将妹妹叫到台后道：“妹子，你太大意了，这是人家脚下留情的，如是英雄擂，你把条命送掉还不知是怎么死的呐。”看李二大爷动作有多快！他一下撞过来，是分她的神，姑娘只顾偏让，他就地一滚已经到了她身后，又一腾跃，右脚脚底板认定姑娘背脊上那件素绿色爬山虎背心正中轻轻靠了下，等姑娘转过身来，他已笑嘻嘻冲她要金元宝了。桂风不相信，此人竟如此厉害？忙把背心脱下来细看，不由又是一阵脸红——在背心后中央，果然有个明显的脚印，等于盖了个得胜戳子。她忍不住回头看了李坤一眼，内心里顿时充满了爱慕和赞佩之情。可是这家伙连看也不看自己一眼，便捧着金元宝对老父亲道：“张老爷子，多有得罪了。在下生性浪荡，不想找个女人来管束自己，还是弄只金元宝跟兄弟们喝两盅痛快。”引起二姑娘一阵惆怅和恼怒。姓山的，刚才你完全可以置我于死地，承你关照，点到为止，脚下留情了。但人为